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

### 第八回 自成計占西安府 督帥兵掠東光縣

話說蔣督帥走後，李自成乘勢破潼關，直入西安府，驅逐秦藩，占踞宮殿。先是蔣專閫未敗之日，有進士任流見賊勢危急，恐專閫輕戰取敗，即痛切上疏秦之。其疏曰：臣聞主憂臣辱，古今之通誼也。值今聖明御極天下，豈有難為之事。但空言則有之，而實事竟少。賊寇被摺，屢經歲月，俄而報捷，俄而失師，重煩我聖明大慮，則以本謀之未立，而見之未遠也。臣請折衷天下大勢，與狡寇本情而次第謀之。今天下大勢，以西北制東南，以東南奉西北耳。乃者，寇起中州，據我心腹，圖我荊襄諸郡，扼我上游，大中州之隔神京，限以一河也。荊襄之去陪京，只十五日也。而不敢即窺者，臣以為賊之計狡也。計賊渡河，必北顧秦蜀，窺南又不便騎射，以為漸圖秦蜀，則可以安意渡河也。南圖淮陽，即陪令孤生也。此二策者，安危係焉！何可不及圖之。頃者蔣軍閫以數萬之師，搏數十萬之劇賊，孤軍深入，數以捷聞。臣嘗對所知曰：此誘敵也，今果以憤師報命矣。夫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。然而兵有犄角，有牽制，有應援，有虛實，豈可以數萬之師，博虎狼於穴哉！嘗聞王剪之伐赴也，請兵六十萬人。漢高帝之困項羽也，必候韓信三十萬師之至。蓋多寡之數，強弱分焉。彼已見焉；今寇雖非楚趙之比，而國家全勝遠過秦漢。然殲大寇必大舉，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，入而齊集而攻之，以分其力。誰應援；誰虛實，誰牽制，誰犄角，著著照應，使之疲於奔命，救接不暇，然後可一鼓而殲之。蓋賊之所患者，分也；我之所恃者，合也。聞楚郡偽官，請兵於賊，不許，則賊之所忌可知也。今議者又曰：賊兵渡河也，臣愚以為賊必不遽渡河，但恐秦兵新敗，賊必乘虛而攻，使專閫而據關固守也。俟賊屯兵城下，智盡能索，師老力疲，而後議取之，猶可為也。若以新到之眾，關關迎敵，膽懼心怯，必致奔潰。萬一寇闖城而入，三秦一去，賊得專力渡河，天下事不忍言之者，此臣之所為痛哭以請也。伏乞非此專閫據關固守，忽出討戰，天下幸甚。

卻說這本，若是朝廷准奏依行，豈不是個勝算。不意竟置之高閣，所以專閫的潰敗，一至於此。再說李自成入陝西，把秦藩趕了出去，踞他的宮殿，稱孤道寡，恣意披猖。朝廷再遣徐應奎為陝西督撫，那時徐應奎聞得這個差遣，不勝恐懼，日夜號哭。兵部竟不敢改推別一個官員，也不上奏天子，只管催他前去。應奎不得已，來到地方上，一些事體，也有置不來。連那山西巡撫高懸仁，也孤立無助，地方上全無整備。李自成四下裡著人打聽消息，只見協贊將軍孫世康來報，明朝君儒臣奸，做事無不掣肘。今各處地方無備，若要取天下，如探囊取物耳。大事宜急急早圖。不可失此機會。自成聞之大喜，即傳言各地方，才稱仁義之師，不淫婦女，不殺無辜，不掠資財，所過秋毫無犯。但兵臨城下，不許抗違，第一統要官員出迎，第二統要鄉紳投服，第三統要百姓跪接，如閉城拒守，攻破之日，盡情屠戮，寸草不留。那百姓見了這般傳諭，那一個不望風迎降。不幾日間，全陝俱陷，自成既據了全陝，就打點去渡黃河，來取山西。那時進士任流又上一本，乃是防河戰寇的策。其略曰：

臣聞居得為之地，盡瘁以靖亂者，大臣之事也；居不得為之地，忘身以進言者，小臣之心也。昔漢當承平之世，書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，況今天下亂行已成，民心將二矣，此時若不早圖，則天下或幾乎失矣。臣今謹陳滅寇四策於左：其一曰，賊之據秦，而下我城池之速者，假仁義以誘之也。其實小民愛國家，三百年培了自我一心，何嘗一日忘本朝也。巡於死而動於利耳！為今之計，若不收民心，凡神京之地，暫免正供，現在之人，可以做派，則小民且曰國家多事如此，而猶我民之依依也，必感奮守死矣！況楚豫民已剝膚，急迫連逃，未必應也。山右為神京三輔，過派之恩走險矣，則民心當收者，一也。其二曰，民志定能效死，勿去而後可揚謀禦寇，禦寇不可浪戰，計必防河，然而二十里之河，豈能處處而防也。垣作道里，分屯扼要，如常山蛇勢不可，然而相去寥闊，無崖照管，計必沿河一帶，多設烽火，如戚繼光傳炮之法可也。而接應巡邏，又當多造戰舸，大設火箭神槍手，上結木寨，為犄山焉。則往來疾快，可以救援，可以截殺，可以擊賊渡而避不由，庶無誤矣，則防河以備水戰者，二也。其三曰，河而備又當謀善後，夫孤軍河上，後動無聞，行師大忌也。是必設兵於太原平陽之間，為聲勢應接之計焉。蓋太原東控並地，南弭沁水，接壤平陽，西北鄰邦，塞大同京師之藩蔽也。而來陽之西南，俱界黃河，東引澤州，北阻汾陽，又太原之門戶也。誠當用宿將，練士兵，積糧芻，增樓櫓，具火攻，為必不可動之勢，以為河土聲援，而防河之師，庶有據矣。然而山右縣郡，城守戒嚴亦如之，則金城百二矣，故河北守之宜詳者，三也。其四曰，守既詳，而後可以議政，請召天下之兵，徵各省之糧。然而兵有奇正，中原者，賊之心腹也。寧甘肅者，賊之後背也。所當下民詔遣使懸賞，指揮方略，以櫻其心者也。漢中者，川陝之襟喉，賊之後門也。所當速召兩川之精銳，且屯且攻，以牽其後者也。東都河南者，賊之左腋也。所當招降土寇，安集遺民，設鎮將於漢楚之間，俾之練土著，備扼塞，給牛種、廣屯甲，以封潼關者也。夫我患無餉，彼豈能空腹而戰哉！惟能如是，而賊則後不敢窺川，前不敢渡河，左右不能越楚，寇兵步坐數十萬烏合之眾，食於一隅，自斃之道耳。我乃用一奇兵，內外交戰，一鼓而殲之，此百不失一之算也。故能守而後能戰者，四也。伏乞陛下裁奪，勿視為空言，國家幸甚。

且說任流這本，分明是對症的藥方，那裡病人俱是日諱疾忌醫，旁邊的服侍人，又不肯盡忠進諫，使這幾款最功用的條陳，竟成為無用。正是病日益增，死日益迫，看看敗壞，漸漸傾危。那李自成統賊兵五十萬，預先在沙渦，已打造的大船三十號，又奪取民船一萬餘只，裝載許多人馬，竟從沙渦渡過黃河，上岸殺來。統督大元帥徐應奎，無計抵敵，望風奔走去了。遂至山西一省，勢如破竹。李自成得了山西，到甲申歲首，僭稱國號大順，改為永昌元年。甲申元旦，京師裡忽有大風，從西北而來，但見：

揚沙走石，地襲山崩。唵喇喇只聞虎嘯龍鳴，黑漫漫難辨東西南北。千年古樹連根起，百丈危峰越澗飛。人人目瞪口呆，面面相看皆失色。

這風吹得皇城內外，人民恐懼，屋宇崩頹，自古到今，也不見這般怪異。欽天監奏道：「歲朝風從幹起，主暴兵驟至，城破君憂。」那時相近黃河州縣，都有偽官到任，佔據地方。朝廷聞得闖賊利害，再遣輔臣曹春督領大兵征戰。崇禎帝告廟已畢，賜上方劍一把，御酒三杯，降旨道：「先生此去，如朕親行。」這日是甲申年正月十六日，復又風沙大起，古侯天文書上說道：「出兵遇風沙，師覆不還家。」是日曹春飲了御酒，領上方劍，拜辭皇上，統軍前進。來到涿州，撞見逃回的敗兵，也有斷手的，也有折腳的，也有槍傷、箭傷、割耳、截鼻的，紛紛奔竄。曹春方才出兵，見了這般形狀，心甚不喜。及到東光縣，因為兵卒強悍，或姦淫婦女，或搶掠財物，東光城裡百姓，緊閉城門，不肯放他出去。曹春下令全軍一直殺入，城裡邊人民，未遭賊兵屠戮，先被王師征戰。可憐！可憐！且說定真府知府袁成春，聞得賊勢兇惡，把家小預先送出城外，巡撫徐標知他有叛心，便叫手下拘拿下獄。那時徐標部下諸將官，俱是叛黨，打聽徐標上城，籌劃防守計策。倉卒裡亂竄起來，便把徐標一刀砍下。遂殺入牢中，放出袁成春，成春即時行文，所屬川縣密約一齊反叛。過了十餘日，賊兵到時，成春率眾歸降，並殺入寧武關。總兵周遇吉，忠勇天生，威名久著，率領追兵二萬，前來對敵。把賊兵殺得血染黃沙，屍橫青草。當不起賊兵接應的甚多，遇吉日夜在城巡守，城外並無救援，城內糧草已盡。被傷士卒，十已五六，打進的石炮、鉛彈，分明似雨點一般。一時裡城門大開，賊兵四面殺入，周遇吉還從小巷力戰而敗，只得退入公衙，升屋彎弓對射，力盡被擒。賊逼令投順，遇吉大罵不屈，賊人把他凌遲死，全家俱歿，百姓盡遭屠戮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寧武將軍報國恩，呼兵巷戰集雲屯。

睢陽力盡身遭戮，忠節還教萬點存。

遇吉被殺，寧武城陷，賊又殺入居庸關，來攻大同。只這一番有分教：

貪祿王臣，不念君恩圖富貴；

懷忠志士，每抒經濟數時難。

不知賊兵攻殺居庸大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